

中国古代昏庸帝王

Zhong Guo Gu Dai Hun Yong Di Wang

徐潜 主编 张克 崔博华 副主编

中华王朝的兴衰

Zhong Hua Wang Chao De Xing Shuai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昏庸帝王



徐潜／主编

张克 崔博华／副主编

管宝超 李延勇／编 著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昏庸帝王 / 徐潜主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72-1497-8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帝王—生平事迹—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893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昏庸帝王

主 编 徐 潜

副 主 编 张 克 崔博华

责任编辑 崔博华

装帧设计 DAS 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497-8

定 价 26.00 元

序 言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该书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我们想通过这套图书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展示出来,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今天振兴民族文化,创新当代文明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实,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文明结晶。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我们今天想要的和不想要的都交融在一起。我们想通过这套书,把那些文化中的闪光点凸现出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营养。做好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民族首先要正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希望这套文库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这套以知识点为话题的图书中,我们力争做到图文并茂,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让它可读、可赏、可藏、可赠。吉林文史出版社做书的准则是“使人崇高,使人聪明”,这也是我们做这套书所遵循的。做得不足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2月

目 录



一、暴虐之君——商 纣	/ 1
二、傀儡皇帝——汉献帝	/ 35
三、去礼远众——隋炀帝	/ 69
四、阶下囚徒——宋徽宗	/ 107
五、淫君之首——明武宗	/ 137
六、苦命皇帝——明思宗	/ 175



暴虐之君——商纣

商纣王，子姓，名辛，号为帝辛，他是商朝最后一个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虐之君。自从成汤起兵，灭夏桀建商，到商纣王时共传了三十一世，历时六百余年。到商朝末期，统治阶级一味加重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使阶级矛盾加剧，国家政治日非。到纣王的父亲帝乙统治时期，商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乙死后，帝辛继位为王。“纣”是“残益损善”之意，“纣王”是后世对他的评价。



一、幼年岁月

(一) 安逸的童年

纣王出生在帝王之家，父亲帝乙是统治八百多诸侯的商王，权倾天下；母亲妇戊贵为王后，统领后宫，被万民敬仰。纣王从出生那天起，便十分娇贵，很是得宠。等到他满月这天，帝乙在王宫九间大殿大宴群臣，以庆贺他喜得贵子。群臣山呼：“万寿无疆！”进贡礼拜，宴席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尽情享用。

帝辛贵为王子，自幼受宠，吃穿用度都是人世间的精品，少不了锦衣玉食。营养充足，发育自然很好，体力和智慧都超出普通儿童。他活泼好动，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赞扬声，看到的都是恭维相。在帝辛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形成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帝辛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享受，即使睡觉时也不躺在床上，由两个漂亮的女奴张着一张兽皮，帝辛躺在兽皮中间，女奴晃悠着兽皮，哼着小曲才能让他入眠。醒来时，帝辛看着汗流浹背的女奴，十分开心，咧着嘴儿笑。他还有个怪脾气，专挑漂亮的女奴抱着玩，若是看到长相丑陋的女性，就又哭又抓，说什么也不让她抱。



帝辛在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常常闹着要看宫中的歌舞百戏。有一次，女奴抱着帝辛看两个男奴角斗博戏，当他看到其中一个男奴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倒地时，帝辛竟攥着小拳头打女奴的头，直到把女奴打倒，他才高兴地拍着手笑了。

帝辛是商王的宠儿、王后的心肝宝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住行等一切事宜，都有奴隶伺候，无拘无束，尽情玩乐。每当帝乙在殿前宫中饮酒作乐的时候，帝辛



总是闹着坐上座，要吃要喝。开始时，帝乙逗着帝辛喝酒，用手指蘸着酒给帝辛吃，也许那时的酒并不像今天的酒那么辣，帝辛觉得吮吸帝乙手指上的酒不过瘾，伸手抓过一爵就喝干净了。帝乙和王后见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认为，帝辛生在王宫，贵为王子，吃喝玩乐是天赐之福、理所当然之事，只有奴隶才没资格享受，帝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安逸的童年。



（二）文采非凡

帝辛智商很高，聪明颖悟、灵敏多才、机智勇敢、口齿伶俐、能言善辩。

长到7岁的时候，便能与大哥启、二哥仲衍一起习文练武了。帝辛力大，常常与比他大的哥哥较力，两个哥哥也常常被他摔倒在地。三年工夫，刀枪斧钺，各种兵器在帝辛手里，已经舞弄得十分娴熟了，大哥二哥常自叹不如。

一日，当时最有文化的史官教帝辛和他的两个哥哥学习文字。史官搬来几大片龟甲，手握青铜刀，在每片龟甲上分别刻出一行，作为范字，然后让启、仲衍、帝辛仿照刻出，就像今天我们习字临帖一样。只不过当时没有笔和纸，只好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画文字。启和仲衍学刻甲骨文字十分认真，一刀一笔一丝不苟，刻出的文字工整清楚。史官见了，不住地夸奖。

再看帝辛，只见他只管拿着青铜刀玩耍，眼见两个哥哥已经刻完，他才动手，一边读着，一边刻着，不一会儿，一行歪歪斜斜、几不成字的刻文便呈现在史官的面前。

史官见了，摇了摇头，说：“字不成形，人不成器。字本来是很好看的，你怎么把它们刻成这个丑样子呢？”

帝辛说：“学习文字，知音，达义，记事而已。好不好看有什么要紧的，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刻字上面呢？这样的雕虫小技，不是我这样的大丈夫所为。”

听了帝辛的话，史官无可奈何，指着甲骨片上的一个字问：“我让你学刻‘鸟’，你却刻出个‘鸡’，这是什么字？怎么讲？”



帝辛看了，自知刻错了，却不认错，狡辩说：“鸟是天上飞的，这个字叫鸡，是地上跑的，就是把天上飞的鸟用手抓回来养着吃肉。”

史官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并没有造这个字啊。”

帝辛说：“仓颉没造的字，我们就不能造吗？仓颉生活的时候，鸟在天上飞得高，他没抓着。现在，我们抓住了这些鸟，就可以养起来，给它起个名字，叫鸡有什么不妥的呢？”

史官听了之后无话可答。他向帝乙上奏说：“您的儿子辛太聪明了，他的文字已经学会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帝乙批准了史官的奏章，他命令帝辛以后只要学习武功就行了。从此，帝辛专与力士们舞刀弄枪，游戏玩耍，十分逍遥自在。

帝辛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幼儿时期就聪明而有文名。一天，帝乙要去农田视察，问占卜的贞人：“今天有没有雨？”贞人拿来一片龟甲，口中念念有词，先在龟背上用青铜凿出一个圆形的槽，再用钢凿钻一个圆梢，接着点燃香火，烤灼凿钻的地方，龟甲上便出现了不规则的裂纹，这就是所谓的征兆。贞人根据不同形状的纹理征兆，预言未来。贞人占卜后说：“今天会下雨。”

帝辛看贞人占卜，只觉得好玩。又听贞人说今日有雨，他不信，便问贞人：“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贞人虽然被帝辛问得张口结舌，但是很佩服帝辛的文采。

（三）托梁换柱

公元前 1061 年，帝辛已经 18 岁了。他身材高大，体格魁伟，不仅形貌漂亮，而且孔武有力，一表人才。当时人都说，要是论文才武力，天下人没有比得过帝辛的。

在商代，狩猎是商王贵族们进行军事训练和游乐的重要活动。帝乙经常带着文臣武将打猎，每次狩猎都奋勇当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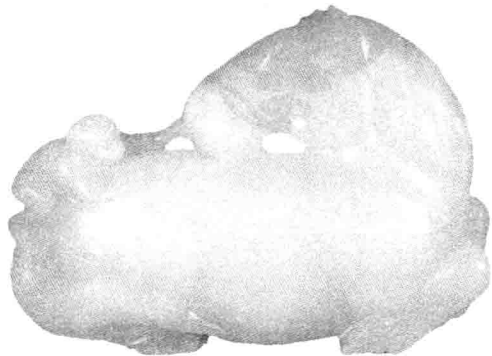


这天，帝乙带着众人正追逐一只野兔，身边的一名武将飞马射箭，野兔一下子被射死在地，人们齐声喝彩。突然，斜刺里跳出来一只斑斓猛虎。武将正要再射的时候，帝辛说：“且慢，用箭射死它不算能耐，你要是能空手打死那只老虎，那才叫能耐呢！”那位武将听了，一是不敢违抗王子的话，二是出于年轻气盛，当时就跳下马来，赤手空拳击擒老虎。只见老虎吼叫着扑来，只一下便咬断了那位武将的喉咙，武将立时毙命。帝辛见了，哈哈大笑，趁着人们惊恐之际，飞速地跳到老虎身后。只见他飞起一脚，踢中老虎后腰。老虎疼痛，一跃而起，向他扑来，帝辛伸手攥住老虎的两只前爪，躬身使劲向前面一抡，便把老虎摔出一丈多远。没等老虎起来，他又飞步上前，跨上虎背，揪住虎头，一阵乱拳把那只老虎打得瘫死在地。帝乙和文武百官见了，个个惊叹不已。

在一次宴会上，一群奴隶们指挥着九头牛表演舞蹈。帝辛看得高兴，连喝了几杯烈酒，高声叫道：“人跟着牛跳舞有什么意思，看我怎么样让牛跟着我跳舞的！”说着，他走下堂来，把奴隶们赶到一边，一把攥住九条牛的尾巴。只见这九条牛出于疼痛奋力地向前拉，而帝辛则使劲向后拽，场面就像拔河一样。突然只听得帝辛大吼一声，九头牛被他拉得向后连连倒退，纷纷倒地。这九条牛倒在地上或坐或起，完全听从帝辛的摆布。只看得诸侯百官目瞪口呆，人人屏声敛气，甚至忘了喝彩。帝辛舞完了牛之后，看他的脸色，只是有些红润罢了。

从此，人人都知道帝辛力气比九条牛还大，整个商朝再没有人敢与帝辛比试力气的了。

还有一次，帝乙在飞云阁设宴，邀请群臣观赏春景。奴隶们在宴席的准备过程中忙个不停，搬器具，排坐席，热闹异常。由于人太多了，飞云阁承受不了那么多的重量，开始摇摇晃晃，在梁柱之间，只听见吱吱作响。这个时候正是百官依照顺序就座，饮宴开始之际，只见飞云阁梁柱开始断裂，大厦将倾。帝乙和百官都吓得手足无措，面无人色，束手待毙。就在众人慌乱之际，只听帝辛大叫一声：“众人勿惊！”一步跨到飞云阁中央，单手托住即将断裂的大梁，稳如泰山。





帝乙见状，马上命人：“快拿大木柱支撑。”直到三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将梁柱全部更换完毕。帝辛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只见他挥了挥手臂，面色不改，从容就座。飞云阁上下欢呼雀跃，皆称帝辛为栋梁之材。

帝辛托梁换柱以后，飞云阁安稳如故，百官痛饮，举杯祝贺帝乙有如此英雄之子，我商族幸甚，国家幸甚。帝乙高兴，满杯美酒一饮而尽。

这时，座中走出首相商容，向帝乙拱手进言：“商王万寿无疆，现在百花盛开，王子辛能托梁换柱，何不趁此良辰吉日，立辛为王储？”

帝乙听了，沉吟不语。他本想把王位传给以贤德著称的长子启，没想到首相商容在百官面前却提出要立辛为王储，所以沉默不语。

上大夫梅伯、史官赵启见状，一齐站出来，说：“辛为王后妇戊所生，先王之制，立嫡不立庶。商王不要犹豫，请立辛为王储，上合古制，下顺民意。况且，辛才力过人，能擎将倾之厦，实为国家栋梁。”

这时候只听到群臣百官集体起立高呼：“请立辛为王储！”

帝乙无奈，只好传旨：“立辛为王储，封为寿王。”又封启在微地，后人称微子启。封仲衍在箕地，后世称为箕子。就这样，帝辛成为了储君。





二、初登帝位

(一) 帝辛葬父

帝辛在其父帝乙去世后，便以其才力继承了王位，史称商纣王。

帝辛继承王位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父亲安葬好。帝辛将父王帝乙安葬在侯家邑，他要在那山清水秀的地方建造一个供死去的父王享用的地下宫殿。



于是，帝辛传旨：“为先王帝乙造地下宫殿。”大宗伯监工督造，征发三千奴隶，在侯家邑挖地十余米深，在地下造成一个“亞”字形的墓室，共挖九个长方形的小坑，四隅分别挖两个小坑。每个坑中安排一名执戈的奴隶和一条狗，作为武装侍从。

墓穴挖好了，命贞人占得吉日，帝辛率文武百官、四方诸侯为帝乙送葬。后面跟随着帝乙生前的姬妾奴仆、卫队侍从，还有奴隶千人。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从大邑商出发，一路上哭号声、钟鼓声不绝于耳。64个佩戴骨饰的奴隶，抬着巨大的棺木走在中间，两名未成年的金童玉女在前面引路，来到了墓地。

大宗伯宣布：“先王帝乙安葬仪式开始！”先是让帝乙生前的侍从下到墓穴站好，然后64个奴隶抬着帝乙的棺木走到墓穴中央。在棺外，大宗伯督工，用木板构成巨大的椁室。然后，在棺椁之间，填满了各种精美贵重的殉葬物。有璜、璧、玦、琮、圭，玉石斧、钺、戈、矛，豆、盘、尊等，应有尽有。

帝辛站起身来，表情严峻地对帝乙生前的姬妾奴仆们说：“先王不能没有你们，你们生前是先王的人，死后也是先王的人，你们一起跟先王去吧！”说完，命武士将帝乙生前的姬妾奴仆一起赶入墓中。顿时，哭号怨骂之声乱成一片，墓中的奴隶们也蠢蠢欲动了。

大宗伯见势不妙，下令填土，顿时土石齐下，墓中之人全被活埋，并将土夯实。接下来便开始杀殉，奴隶们10人或20人一排，反绑着双手牵进墓道，

东西相对，跪着被砍头。砍下的头另行安置，头顶向上，面向墓坑。无头尸体埋入土中，然后夯实，如此每筑一层夯土便杀一批奴隶殉葬，最后埋入金童玉女，封死帝乙的大墓。

帝辛掩埋了父王，手持青铜刀来到了祭坑前。这时大宗伯早已安排人将“人牲”推到祭坑边跪下。只见帝辛手起刀落，一排 10 个“人牲”的头便滚入祭坑里了。一排祭坑 10 人，5 排为一组。帝辛挥刀砍完 5 组“人牲”，站到一旁，武士们一起动手将尸体扔入祭坑内，然后填土。

至此，帝乙的葬礼以杀戮大批奴隶为牺牲方告结束。

（二）为政之初

纣王元年（公元前 1080 年）正月初五，身强力壮、高大英武、身着白色王服的纣王，正召集王公贵族，宣布他对朝廷大臣的重新任命。纣王的任命如下：以王叔比干为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揽朝中内外政务；费仲为卿事，协理军国大事；微子为宗伯，掌王族谱牒和宗族内务；箕子为乍册，负责起草文件记录；梅伯为司马，主管军政；飞廉任内务大臣兼司空，负责宫廷内务兼土木工程；恶来任司徒，总管天下财政赋税；老将军祖伊为多射，掌管王族军队；九侯为多亚，掌管王族军队；鄂侯为司寇，管理天下刑狱；居情、郑季仍任巫史……

纣王意气风发，他环视着他的臣仆们。不管是足智多谋、万民景仰的王叔，还是威风凛凛的将军，现在全都服服帖帖地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为自己效力，纣王心中真是十分畅快。听着一个个大臣的谢恩之辞，纣王心中更是充斥着对大臣们的蔑视。当然，这种蔑视很快又被一种治理国家的需要所取代。

纣王封自己的叔叔比干为太宰，名列群臣之首，主要是因为比干忠心耿耿、足智多谋。作为叔父，比干在帝乙决定立太子的过程中始终持支持帝辛的态度，



使纣王对比干颇有好感。虽然比干曾与帝乙、与自己多次发生过争执，但纣王仍觉得叔父即使耿直得稍微有些过分，仍是可以信赖的。何况自己更是盼望着能够成为一代明君，而比干这样的人才是不不了的。



虽受到重用，但比干自己却不敢确定当初拥立帝辛为储君的选择是否正确。纣王从幼年到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整个成长过程，自己一清二楚。刚开始时，比干欣赏帝辛的天资聪颖；但逐渐地，比干又开始担心帝辛的过于刚猛，因为像帝辛这样的人是难以猜测其所作所为的。



纣王任命微子为宗伯，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这个兄长仅仅因为母亲不是王后而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但实际上，朝廷上下还是有不少人拥立他的，也就是说，一旦自己为政失误，微子推翻自己登上皇位也是可能的，所以纣王在继位之初决定要安抚好他。

纣王心中对比干多少有些敬畏，因此特意安排了素与比干不和的费仲为卿事，以挟制比干。费仲深知纣王用意，非常留意比干的活动，经常密告纣王。费仲早就私下接受官吏贿赂，甚至连方国进献之物他也要中饱私囊。做了卿事后，费仲接近纣王的机会更多了，他还拿出了不少钱与飞廉结交，以掌握纣王意图。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舒心。

纣王让恶来担任司徒，是因为他早想好了，这辈子非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不可，因此必须有一个听话的人替自己准备大干的本钱。恶来从来就不会说“不”字，这一点纣王尤为满意。

纣王执政之初所册封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贤能之人，这使商朝上下为之喜悦，群臣都认为纣王是个明君，他们认为只有明君才能正确选用人才，这让人们对这个年轻的帝王充满了期待。

（三）远征东夷

纣王在统治稳定以后，有些骄傲自满了。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比得上以前的所有帝王了，自己是大商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帝王。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帝王，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够征服天下。

为了达成自己卓越武功的目标，纣王决定东征东夷。可是纣王的父亲帝乙临死之前已与夷人达成了和平协议，夷人们也没有公开对朝廷挑衅，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讨伐东夷的借口呢？



纣王不愿意，甚至不敢与朝廷大臣们商议。因为首先，比干、箕子这伙人肯定会阻挠自己无理挑起战端；其次，这样一来，还未出兵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路人尽知，夷人定会有所防范。另外，击败夷人非举倾国之兵不可，四方小国，特别是那个许多大臣、甚至先王都曾挂在嘴边的周国，这些年虽然一直甚为恭顺，但也不得不防。

由于自幼博闻强识，纣王对自己的智慧是充满信心的，而且，纣王喜欢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办事。他把出人意料地驾驭臣民视为一种乐趣，尤为乐于看到群臣在自己面前惶恐不安、大惑不解，而最后又能证明自己高人一着。纣王不相信什么资历、经验之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作为英明的君主，岂能因为年龄关系，受制于那些自恃年长有功的臣下？天子就是天子，必须使臣下敬畏服从。当然，大臣们若没有一点能力，难以贯彻君主的意图，在纣王看来也不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大臣们谁也别自以为是，谁也别想操纵、左右他。经过多日思索，纣王决定乾纲独断，直接率军攻打东夷，打它个措手不及，等到比干等人争论一番、上书谏阻的时候，我帝辛早已凯旋班师，宗庙献俘了。那时候，这帮大臣面对自己那些慷慨激昂的反对讨夷的奏折，该是多么尴尬啊！看谁以后还会那么顽固地与我作对。

想好了这一招，纣王感到热血在沸腾。他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甚至可以使武丁自愧不如。

纣王三年三月初，祖伊、九侯等人被召到王宫，纣王要与他们讨论如何裁汰军中老弱，强化王朝军队。二人欣然上路，一路上还不停地商议如何向大王出谋划策。

待这两位与比干一心、又自恃功高的家伙一走，纣王立即派了两个年轻的贵族接过大权，并星夜派人将早已拟好的作战计划交给两位贵族，叫他们于当夜将两万大军分成三路推进，同时火速派人驰报朝廷，说：“夷人犯边，奉命讨伐。”大约在祖伊等人到达朝歌之前半天，纣王的大军已如暴风骤雨般攻入夷人腹地，并于10天后渡过了帝乙始终未能渡过的淮河，二十多个酋长被击溃，其中5人战死，10余人逃走，5人被俘。大军又沿颍水、





淮河迅速东进。东夷族首领后昆临时拼凑了十余个酋长的武装力量约八千人，在东谷山以西进行了一次顽强的抵抗，杀死商军三千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被纣王的军队击溃。后昆向东逃窜，商军穷追不舍，后昆最后遁入海中才没有被俘。



当“夷人犯边，奉命讨伐”的消息传入首都，朝野上下目瞪口呆。比干来见纣王，纣王推说情况尚不清楚，鄂侯来见，亦以此话将老臣打发走。纣王内心十分喜悦，心想：“快见分晓了”。

这天上午，阳光灿烂，纣王满面春风，迈着刚劲有力的步伐，走入崇天殿。大军班师已三天了，我已建立了显赫武功，而这一切，是谁也未曾料到的。当年高祖朝诸侯、王天下，犹如运之掌上，靠的是鼎盛的国力，而我帝辛全靠智慧。

大军班师回到首都，祖伊、九侯立即赴军中了解情况，但两位年轻将领早已经接受了纣王的密令，一口咬定是夷人先犯边，大军才发动进攻的。不过，祖伊、九侯毕竟是久经战阵，通晓军事的人，他们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是否由夷人犯边引起，都是蓄谋已久的，而主谋者正是当今大王，比干等人均同意这一看法。他们知道，他们被年轻的国王给蒙在鼓里了！

而费仲等人，并不关心是谁挑起的战争。根据飞廉手下人的报告，他们知道了纣王极想得到的东西——即智慧过人的评价。

所以，早朝一开始，费仲即抢先出班奏道：“自我高祖立国以来，从未有如此之彪炳武功。夷人地广人众，多次抗拒朝廷，善于防御，先王屡起大兵，未竟全功。而大王却旬月之内，大获全胜，献俘宗庙，四夷为之屏气，戎狄为之胆寒。此番征夷，全凭大王一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真是天神下凡，臣等谁堪一比？夷人凶顽，屡抗朝廷，实属罪大恶极。因此，夷俘宜全数罚作奴隶或人牲；而夷方土地，朝廷宜派大军镇守要地，以防夷人再起。臣等见识浅陋，愚钝智拙，还请大王圣断！”

费仲这番话，纣王明知是拍马屁，但心中还是颇为舒服。接下来又有十多名大臣歌功颂德。纣王故作镇静，等着比干等人发言。他非常希望看到老臣们对他流露出心悦诚服的样子。

比干奏道：“此番征夷，朝廷上下均感意外，乃大王独断此事。然大破夷人，大王之智慧，却非臣等所及。”

纣王脸上渐有笑意。然而比干却继续道：“可是，此番大举讨夷，虽大获成功，难免使四方生疑。何况，夷酋后昆漏网，难保不会出现对朝廷不利之流言；这种流言一旦传遍四方，必然使许多方国暗中同情夷人，与朝廷为敌。臣请大王留意此事，免生后患。”

纣王脸上没了笑意。这帮老家伙，居然仍能找到理由来说三道四，好为人师。但他心中明白比干说的“流言”并非虚幻之事，因此，不好争辩。

比干继续上奏：“此番讨夷，俘获极众，臣以为可将其中一部分留作奴仆，其余老弱受伤士卒宜放还，至少5名酋长宜严加教谕后放还。若全数杀掉或作奴仆，可能与夷人结怨太深。且夷地甚是辽阔，短期内难以完全控制，不若趁放还5名酋长之机，与夷人再造和平。以后，可选夷人首领到朝廷为官，令每名酋长送一个儿子在京为人质，防其造反；扶持夷人中与朝廷友善者，以夷制夷。大军则逐渐撤回，以示怀柔天下。那时，即使有什么流言飞语，也不会构成大的威胁。”

纣王的双眉锁紧，他知道，若再不从言辞上予以反击，压倒这帮老家伙的气势，以后不论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这伙人也会说三道四的。但是，目前多数大臣都承认我堪称武王再世，不愧为高祖第二。

纣王反应极为敏捷。在比干奏完后，准备退回大臣行列时，他发话了：

“王叔所说的流言，是否指我对夷人不宣而战，可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大商立国五百余年，戎狄蛮夷对我之侵扰有多少次？其中有几次宣过战，四方国家哪个又曾为此而亲近过谁？疏远过谁？先王相土远征海外，为我大商取得大量财富，若事先宣战，那海外蛮夷不早就将财富藏起来了么？先王王亥被害，上甲微为他报仇，靠的不正是突袭仇敌吗？东夷乃我世仇，我大商多少子弟阵亡在淮河颍水之滨，此番孤用计解除其爪牙利齿，一举击败夷人主力，解除我在南方数百年之边危，试看今后各方国异族，谁敢怀贰于我？孤理解王叔对朝廷信誉的关心，但孤认为，当今天下，刀斧要比信誉管用得多。各位大臣，

